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目次

讜直

明一

平湖縣分教葉君升伯巨

國子監司業豐復初寅初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福建按察司使陶厚仲鑄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太學生郭士淵濬

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好仁士元

監察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監察御史項善怡民彝

監察御史鄭公圭惟權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兵科給事中鄭偁森林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山東布政司參政江用良玘

汀州府知府張靜之寧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可大文溥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 馬璇 附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直夫壯

吏科給事中趙時中良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 子肆附
吏部尚書屠朝宗肅 子楷附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衛儀 父塤附
兵部侍郎虞邦瑗瑶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廣東布政司參議徐希曾沂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鑑卿惠

布衣繆恭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弟蕭附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鎰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績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 四世祖仕成附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 兄景明附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道
兵科給事中周克敬旋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垚 兄奎附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illegible]附

廣東左參政張德珍傳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二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門人張　　熙玄朗氏閲

讜直

明一共五十五人

平遥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

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擢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海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似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罸不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修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間吾家骨肉彼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邪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部問狀庾死獄中天下聞而憐之

國子司業豐復初寅初　子慶孫耘附

豐寅初字復初鄞人博學篤行恥事胡元隱居句章之墟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後上疏諫觀燈謫德化縣學教諭以身廸人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有五歲所著有古易略說子慶字文慶第正統已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與林聰葉盛高棣等諫　景帝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乃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　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應聲大著會奉表入賀墜馬傷足時年五

十乞致仕所著有古易筮法簡庵集子耘字用勤以禮律身雖造次無少渝官湖戶縣學訓導乞終養歸以子熙貴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著家禮便宜唐詩續音藏於家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程徐字仲能端學之子仕元爲兵部尚書入　國朝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孔林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極言其略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

之道則無以立政有國者祀之必徧於天下蓋以維持世道崇本始而報功德也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也上允其奏改刑部侍郎尋陞尚書徐精勤通敏剸繁治劇事無留滯雅能文而尤工於詩歌

福建按察使陶厚仲鑄

陶鑄字厚仲鄞人少孤貧懷奇負氣不屑附人洪武十五年授監察御史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奸擅權剛毅正直一時憸小莫不望風斂迹未幾陞福建按察使戢虣革囂風紀益震時在布政薛大昉潛引腹心淫肆妖媚囊括人財嗜利罔極民被其流毒者甚衆鑄疏劾其事並逮繫至京民冀其復來爲之謠曰陶使復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果復任民皆忻躍扶老攜幼相迎於郊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洪堪字子輿淳安人少負奇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弱冠登洪武三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　高皇帝以其年少俾冠豸衣繡暫歸積學老其才而用之永樂初召入臺彈劾不避權要風節凜然同官有遺以雙白鷴者堪卻以詩曰白鷴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柏臺其廉介類如此

太學生郭士淵濬

郭濬字士淵寧海人洪武初詔郡縣貢秀士各一人濬

海以辯名上旣而有詔許臣民言政事缺失卽上書論當世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肄業太學太學所養士數千百人見其文咸吐舌驚異歎不可及濬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無不意滿由是名喋一時同學者見其名高乃以弗及爲恨譖諸師誣以奏抵罪而死

湖廣按察僉事鄭好仁士元

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洪武初歷懷慶同知累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性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嘗獻太

祖皇帝十策一曰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二曰容納諫諍以盡天下之言三曰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四曰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五曰責任臺諫以致天下之賢六曰修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七曰限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八曰裁抑奢僣以阜天下之財九曰禁妖淫聲以新天下之聽十曰復中華衣冠以新天下之視皆援古酌今委曲切當累數千百言 太祖嘉納後多施行之

監察御史厲子溫

厲子溫青田人國初以明經擢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洪武癸丑命踏潮州水荒以實復命　上曰前使者曰無爾獨曰有莫不知所以者乎對曰天知地知臣知君獨不知　上怒其言不遜斬之後果如其言因𦘕前使者而御書於午門曰豪傑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王成字允功松陽人永樂初貢入太學授北京道監察御史借工部爲勳戚劉大秀等樹碑成後至觀碑次不合於禮入見　上曰劉汪二氏雖勳戚乃臣子耳不㬎

與　高皇帝並立、立必遠數十步、庶君臣之分明而勳功之典典盡也、　上嘉歎、卒易碑處、　上一日顧語左右曰、王成好御史、勑往南都、檢治成績、核官吏能否、京師肅然、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項民彝、字善恒、松陽人、狀貌脩偉、秉彝初以明經授廣西道監察御史、　上以皇太孫英明、欲特授曆服、民彝抗疏諫曰、父子相傳、古今常道、陛下猶不圖衛輒之事乎、且太子仁柔、翻然頓選、千歲後將何以奉宗廟乎、

上怒罷朝時天大雪民彝俯伏不敢起、上入宫復取其疏讀之感悟命宦官搜於雪消屋處得之四肢已僵、勅光祿寺調護尋以疾終、上一日問侍臣曰胡久不見長御史對曰已死矣、上歎息者久之命恤其家

監察御史鄭公主惟桓

鄭惟桓字公主慈谿人少孤鞠於祖母周周讀書知大義時時取古格言訓之桓感激專意書史永樂甲午浙江鄉試第一與叔父讓同登進士拜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某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寃

訊出之陳懷百金為報桓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邪辛丑奉天殿災惟桓疏六事指陳時政得失言過剴切遷交趾南靖州知州卒於官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改元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留中不下已而泉幣大阻民輒犯禁議竟寢於是 上思時言命侍 皇太子祀 祖陵 孝陵所至過歎輒建白發倉賑之留署南戶科宣德初一月三上封事稱旨命署

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視七篆綜核靡遺事無愆滯才望赫然六年查後湖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之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參議以大臣會薦超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國家要機事雖不盡見信用識者偉其敢言其爲僉憲時薦知州柯暹爲按察使條約均徭冊式民便而行之遂爲令甲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平生踈廉好義篤孝二親及親歿廬於墓次哀號不輟致烏巢芝產之異鄉人重其德行建祠祀之郡守張禬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諸大吏咸共嘉歎

題其祠曰、孝薦魏文靖李文忠各爲之立傳、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周文字顯謨富陽人永樂癸卯鄉薦授福建武平縣學教諭、選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赫著聲績、秉公持憲百度振揚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文抗疏論之學士倪謙以憂制留用、文固請容謙終制言雖不用一時重其讜直、屬貴州苗叛總帥僨師、朝議命文督兵借靖遠伯王驥往勦、至則單車詣賊、宣諭國威、賊應聲歸欵、未幾、以憂歸卒於家、

監察御史范范時雨霦

范霦字時雨樂清人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授行人出使萬里外餽遺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貲刻貪暴霦糾十三道御史疏銓所爲不法事上之朝逮繫銓詰獄事未竟而銓得心悸痛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霦坐首建議繫獄了無悔懟天下稱爲真御史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章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

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覆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綸斷發憤郎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綸詔獄炮烙殺煉追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辭連

欽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奮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同死莊遠謫而綸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綸所上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綸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綸不赴短綸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願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
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
給會南臺高明考察給欲盡去諸不職明不可給獨疏
上南諸司搆給激言官恣道誣章劾給　上特遣侍郎
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給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
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
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
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為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給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

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爭之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錄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為大不書此奚書盡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兵科給事中鄭伯森林

鄭林字伯森常山人登正統進士第景泰初授兵科給事中正色立朝遇事敢言劾駙馬都尉石璟諸不法事卒廢璟為庶人權貴無不斂迹嘗憤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蹂致死遂抗疏論諸團營將不知兵操練無法當事者遂請委林以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

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復具[illegible]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illegible]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illegible]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illegible]止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

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小八
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
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
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
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耳
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循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
陣時于萬懸議爲大司馬深嘉歎賞以爲得古兵法不
傳之秘奏請頒其法於天下凡練兵官悉以是教閱隊

伍妨整其法至今不廢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劉泰字士亨海鹽人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於物讀書窮日夜不息詩文尤精絕釋褐爾爲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出按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內閣涯潤李發其官天順初復與楊瑄極論石亨曹吉祥下詔獄幾不免易簀有詩云清白肯爲兒女計疎狂猶爲國家憂擲筆而逝

[illegible]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鄒輝字叔大溫之平陽人登正統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中外艱服除改刑科遇事敢言必達大體不事引繩爲苛刻朝廷之上肅然敬憚時廷臣列校訐奏叅贊都御史不法勅輝往按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列校罪邊將多占役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輝請釐正其獘又請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所陳請皆軍國大計多見採納輝亦感 上知遇益發舒意氣知無不言誓以死報國己巳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將累失利 英宗震怒

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執事皆章皇扈駕大臣無一敢諫者輝奮然曰事急矣乃當輦而諫曰夷狄犬羊也反覆罔其常性邊將不戒於謀遂致小衂爲今計者不過命一材幹大臣行邊督戰自應得當奈何以萬乘主下與犬羊角力哉　陛下縱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王振從旁叱之曰軍與大事爾小生何知遂令　駕起勸輝督右掖諸軍兼紀戰功歸還土木陷沒死後二十二年其子鳳行求父骸骨不得奉衣冠葬於先塋之次

山東布政司參政江用良玭

江玭字用良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正色立朝權貴歛手甞以六事疏陳悉關君德民務當宁傾聽已而諫罷僧牒逕行疏救按察陳職免又劾奏石亨估寵罔上直聲赫然時南陽李賢方柄事衆爭趨其門獨玭不可曰吾為諫官可媚時宰以自託耶固不往居諫垣十年出為山東參議又九載始遷參政凡所歷宗藩莊地有兼并者悉奪以還民會督遼東軍儲嚴禁巨商賂遺歸途惟敝衣一篋冰蘖之聲震於遠邇領兵農金穀諸務不假鞭楚而事集踈急者反不及焉未幾

乞休槖裝蕭然世業讓諸兄弟而幅巾藜杖行歌坐吟
東循泮渙未嘗請託入公府以子瀾貴贈太中大夫資
治少尹夏太卿稱其皎然冰雪年未至而請老謂可槩
寘頑嗜進之徒云

汀州府知府張靖之亭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蹇
諤自將遇事即言丙子順天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
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寧奏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
大臣體雖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悚然 英宗復位勵

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會六科乞詔在
京衙門將秕政苛法所當改變芟薙者悉舉奏行其有
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
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存之隱
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　上優詔允答太監曹吉
祥忠國公石亨恃迎駕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
避　上以是知之稱其不可多得朝鮮國嘗殺毛憐衛
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寧
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嘗殺勅諭急

差追留取便進止寧時次遼東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兵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說禍福君臣咸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人識者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憲皇嗣位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蔑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其議罷之兵部薦寧與翰林修撰岳正堪任侍郎會都御史與當路有郤得旨陞汀州知府至汀寬撫

化後刑罰訪諸屬民獘政革之勵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賚不及民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在任幾一年以病謝事歸時年甫四十一廵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亭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課官第一

廣東按察副使徐可大文溥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學問宏博自少有大志以名節

自喜登進士第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直聲赫然擢河南布政司叅議以親老不便迎養得改福建所在廉介人不敢干以私轉廣東按察司副使未幾上章言朝政缺失多涉權貴無不為之危懼遂扶疾待罪南雄有旨赦歸至玉山病篤卒有大志而不竟其用人多惜之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 馬駿附

馬昆字克昌平湖人第進士知永新政稱卓異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illegible][illegible]南叅政蹤履篤實有先輩典

刑時同里有馬驥者登天順進士第任行人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諸藩砥礪名節饋遺一無所受陞南道監察御史嚴毅正直繡斧所至百僚震慴當時稱真御史者必曰平湖二馬至今以爲美談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王淵字志默山陰人天順中官南京吏科給事中憲皇初嗣位時內臣用事勢張甚在朝無敢頌言者淵與給事中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陳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無令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事敗

雖欲全之無由也近有亡耻大臣與之締交或屈膝或叩頭或稱翁父因而囑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無令內官管軍管匠置立田産多畜義子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朝政清明而宦豎亦享富貴保全之道何以加此 上嘉納之其年十月後立皇后王氏册正牛玉之罪免其死安置南京淵及繳等復以玉罪重罰輕數玉大罪四乞正典刑因詆斥執政奏入逮下詔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淵得茂州繳普安州二人直聲震中外而李文

達名爲少損淵歷遷順天府治中、歸老於家貞介溫惠、鄉人稱爲長者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登進士第、拜南道監察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苟合、念親老御史當觸邪、自分死、可爲也、不然當推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謝鐸李東陽與壯爲莫逆交、相與促之行、壯不得已、至南道未久、會韓林章懋莊昶黃仲昭輩俱以諫鰲山謫官、烟瘴、壯抗疏力救、得改內地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

本之說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者時羅倫居官南都深知壯遂極葬厚及壯居父喪與倫討處喪事往復周悉壯執身行之倫嘗歎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吾見二人于少保謙及今陳御史壯耳服闋至京復以母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剴切激厲多人所不敢言者無何以母喪去服除復拜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歸居鄉歛然鄉人不復知爲御史布袍疏食於清江之浦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終老之計弘治丙辰薦起爲

福建按察司僉事未幾轉河南副使題職益有發明而
剛直之氣不衰無何乞身還時年六十六卒於家

吏科都給事中趙時中良

趙良字時中永康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吏科給事
中鯁介敢言因災異條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鎮邊
境四事忤旨杖於廷幾死歲丙午左右請立宮禁所生
二歲子爲太子抗疏力諫止之及 孝廟正位東宮又
請簡正人爲師傅以職輔導滿九年考陞本科都給事
中先是重臣王越被劾銜之譖於中官汪直誣以言事

不謹謫四川廬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陞
副使卒於官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丁川字大容新昌人登天順進士第成化中擢監察御
史才名籍甚屢陳時政缺失魏昌侯孫繼宗以外戚安
子交掌禁兵川疏請裁抑其權又劾尚書馬昂都御史
楊璿怠事不法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干預朝政川上疏
論諫奪俸三月辛卯 太皇太后崩因陵廟事遺言切
責言者川疏曰是誣臣之謝天下公論也 聖壽之命[illegible]

時私恩也惟 皇上無以私廢公言甚切直事竟寢尋擢順天府丞值旱荒疏荒政十五事多見采納遷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上備胡三策開中淮浙積鹽選將帥置弓弩練士卒創屯堡蓋隱然鎮鑰重寄云未幾卒於官川平生清苦卒之日橐無嬴金士論益賢之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 子驊附

毛弘字士廣鄞人第天順丁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九載晉本科都給事中言論風旨慷慨激烈疏奏無虛日 上厭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之語成化三年

值上元節預命詞臣分題作鼇山燈火詩欲以娛兩宮編修章綸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極諫忤旨各廷杖謫外任弘乃抗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真盛世事願乞復官而先是修撰羅倫亦以論李賢起復被收弘言之益力謂倫不足惜而天下遂以言爲諱遂得旨四人俱復原官四年 慈懿皇太后崩廷臣議葬附事不合弘乃言 慈懿作配先帝爲皇上母內外無失德葬宜附 裕陵主宜祔太廟爲萬世不易定禮 皇上生事兩宮如一今 慈懿崩逝乃

欲別葬是有二也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無使得罪於天下用是皇太后亦開悟竟得合葬如禮聲動宮闈皆呼爲毛秀才太后欲識其面垂簾召見之凡在諫垣餘十年權奸落膽議者以方古之遺直同吏部侍郎葉盛考察南京官屬黜陟明當雖所以親不得一干以私會中寒疾暴卒人皆惜之子驛舉弘治甲子鄉試知光山縣以循良稱

吏部尚書屠朝宗滽 子桱附

屠滽字朝宗鄞人生而聰敏駿發爲文下筆滾滾千餘

言一時行輩皆下之登成化丙戌進士試監察御史歷官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李孜省黨媒孽改南京弘治元年勅總督兩廣軍務郴州諸處猺皆畨戍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肅爲區處分戍多所全活入掌南京院事尋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時與異登見肅歷疏時弊二十事上悉允行九年轉吏部尚書進退黜陟無所私而以愛惜人才爲重注選至烟瘴地多儒筆不下必擇宜其風土者爲之因奏著爲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請者必置之遠地時多內降官肅因論奏謂了下士事詩

書而躬桒蕨实銛鋒而竭筋力者積數十年不得官而白身之人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不可以爲訓由是內降稍減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潚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不用而開是例萬一閙於北虜將謂中國空竭且生戎心議遂格清寧宮新成詔許番僧入宮慶讚潚率大臣再疏諫北言甚剴切給事中魏玒等因事下獄又率衆極論出之周文端經將謝政郎疏其剛方有爲不宜輕聽其去及召問執對僉堅至拂上意不避也彗星見潚會九卿條陳十事以

獻皆切時弊已而乞終養歸適丁外艱居於家　武宗即位馳勅召之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逆瑾專權方疾言官如仇每因言事欲罪之滽曰此實王之御史稟承而已又大起羅織之獄欲於律外比擬滋重瑾執不聽瑾又以宿憾鈎摘前兵部尚書劉大夏欲置之死滽為申理卒得減論時瑾累撓滽滽亦數忤於瑾疏乞解任歸滽平生慷慨自許但以廣言路惜人才為已任立朝論事皆得機要嘗謂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恐誤黜一人其存心大都如

如此子極正德辛未進士以試中書進吏部文選員外郎郎中有俊才詩賦書翰尤雄一時丁内艱居家卒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鍭 父塤附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父塤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延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鍭生於京邸幼篤志於學自專經外於書無不讀好爲古文辭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鍭方弱冠即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以滿盈爲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如此

都憲歸五年卒鏻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官都下者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倘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奠餘悉散之貧族成化丙午舉浙江鄉薦明年成進士乞近郡教授以便養母冢宰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鏻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弘治十四年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寄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

千里間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以告以爲茲幾
邦本虜患抑在其次乃備述其狀以疏進藥 上罷不
急下寬條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衆情歡舞至
屢冒無顧慮疏入不報父之嘗受職當局者忌其剛鯁
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疎處之鎮亦黽
勉就職無悔心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准受民詞郎論
奏落其權軍民稱快以母老乞終養歸早暮庭幃承顏
順志母以壽終居喪稱孝 世宗登極振作宇宙大起
天下隱約而用之鎮獨以老辭本年八十有五鎮爲人

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欲其於事見義必爲務盡其孜息非力竭不止官不過七品居官不過一考僅守還田舉尺寸增産卒至停棺八年貧不能葬吕侍郎沃洲爲舉其喪事而俾楊循吉傳其生平以勵風俗云

兵部侍郎虞邦瓊珵

虞珵字邦瓊縉雲人弟進士官給事中性耿介遇事敢言而知國體成化間以進言忤　昭德宮下懿旨將置之死同列爲擊登聞鼓救免中貴盧永督林處州鎮課外橫征鑛戶率棄家而逃珵抗論得罷民困始甦嘗特

稱璲為真諫官累遷至兵部侍郎卒於家賜祭葬悉如例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何琮字文璧仁和人辰州知府瀕之子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預修寰宇通志改禮科給事中每對仗彈劾音吐宏亮當宁動容在列之臣莫不傾聽屬當使外夷部擬琮名以請　上特改命他給事不欲琮離左右也琮感知遇益正色直言在諫垣數年多所封駁至議請汰國學膚耄以振人才謗議洶洶遂於題名碑

中。讒毀琮名而琮屹不爲動陞通政司左右參議陟左通政晉通政使琮稟性直諒而疾惡尤嚴視銀臺篆不數月法立弊除然亦以此得謗淹滯者久之成化己巳陞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選將養兵籌畫邊務恒事未至而爲之遠圖弘治初歷三考遷會尚書無缺特加正二品俸仍舊職僅逾月卒於官訃聞輟朝遣兵部進士謝汝賜造墳諭賜祭葬琮居官清介門無雜賓立朝四十年勤慎如一日上疏復西湖以資灌溉所著有西湖祝恒庵稿

廣東布政司參議徐希曾沂

徐沂字希曾永康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亢直敢言彈劾權勢如鷹鸇之逐鳥雀府壽寧侯張鶴齡等恃恩肆虐及中官李廣華嬌命行私皆露章擊之為當路所疾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薊州細芋福建改機陝西駝絨民稱便焉陞廣東布政司參議卒於官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粵稱貨藪一握之實可富數世而沂獨纖毫無染賢者以為難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懿卿惠

朱惠字懿卿仁和人初爲諸生時家甚貧而父性嚴色養頗難惠自甘澹泊乃力營甘旨以進艱辛萬狀不敢告勞父卒安其養以篤孝稱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時內侍蔣琮守備南京以威權排逐搢紳事多不法惠抗疏劾之權奸股栗未幾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值奸宄縱橫殺害良善惠首置於法以令境內蘄府二役故與民不堪命即爲檄請止湖南一境始獲息自居二歲卒於官

布衣繆恭

繆恭天台人學古行高喜名節弘治中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絶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駡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帝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呂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中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弘治初寵暨李廣受富見金將尚公主獻發其事劾罷之又因災異陳八事如策大臣抑親貴皆人所不敢言者壽寧侯張鶴齡兄弟依藉宮掖熏灼一時獻又反覆極

諭之、　上怒杖闕下繫詔獄、尋直其言釋之歷順天府
丞時逆瑾用事朝臣遷轉大半以賂乃十年不調丁內
艱服闋歷進南京兵部侍郎會有言者遂乞歸獻長於
詩文善草隸所著有甲軒稿使交稿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璠

盧璠字希玉鄞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
疏罷淮揚貢賦十餘萬緡及西北勑市戰馬宿弊又劾
巨璫梁芳等竊柄引用姦僧贊曉妖術罔上事直聲大
振有瀋州衛指揮某數以遺孤爲庶長所孽庶長賊結

當路多為之地璫知狀乃言於兵部尚書馬文昇事竟直初未嘗相聞也已而勳頗知之以二百金賻璫母之喪璫峻郤不受服闋陞工科都給事上天變忤旨廷杖逮獄出為長沙府通判未幾陞真定府同知詰暴撫良能聲籍籍陞廣平府知府廣平故牧馬地豪貴家數侵匿而委其徵於貧戶璫乃剗洗姦蠹盡反豪貴家侵地民困乃甦有高棨將者素以高貲甲於郡逮誣繫獄前守避嫌置不理璫慮因竟按牘出之比引年高托其母懷千金為壽致於帷幄璫覺竟謝不受歸而疏食飲水

以吟詠自娛。瑀美丰儀，制行高整。弱冠時有鄰女學[illegible]
統褲遺之，郎毅然斥去，終身不出其門。知者以方魯男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弟嵩附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問寒暑。父母
相繼卒，哀毁骨立，悲戚閭里。時三弟崙嵩崗年並少，家
亦就圯。崑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弘治九年，遂
與弟嵩同登進士高第。崑謁選，授直隸清豐縣知縣。已
載考績，監司交薦，擢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 孝
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多見采納，

正德丁卯閹逆瑾恣橫旅毒羅紳崑上疏列其奸狀謫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瑾誅詔復原職致仕遂徜徉山水絕口不談世事 世宗初政詔下錄用辭疾勿起崑才高學博有志體國肆在泉石間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壙志而卒弟嵩任南平知縣值旱甚與郡守孫行詣龍潭禱雨雨大注冒行數里感寒疾卒民爲立祠祀之

刑部侍郎陳宗獻瑋

陳瑋字宗獻溫之樂清人父早卒哀毀不踰禮事母孝

養彌篤領弘治乙卯鄉薦至乙丑始成進士郎疏請歸養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比上時逆瑾擅政朝士爭趨之璋獨以爲恥瑾聞而憾之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襄毅宣言於朝曰有令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或勸璋賂瑾以爲解璋忿然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即怡然就道瑾誅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時張司寇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靡學官而不讀律謂之曠官况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

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郎中子麟薦其能西
名以上因奉勅審錄入閩所活數百餘人有恤刑錄行
於世事坐還京適　毅皇帝欲南巡偕郎中陸俸等諫
止觸　上怒甚罰跪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瘍人皆
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生爲奮然進
諫既杖臂無完膚伏枕五閱月而後起陞雲南按察司
副使　世宗嗣位給事吳巖等議褒諫臣以璋名上加
俸一級雲南去京師萬里隣接吐番諸夷種類不一多
有不能盡其法者璋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嚴毅端方

而出之以和平怨慝群而斷之以義寬嚴相濟用得其情民良悅服陞行太僕卿時馬政廢弛條陳五事一求實用二懲不職三嚴有司四儆守臣五崇寺權咸獲俞允一時馬政聿有成績歷陞大理寺卿時錦衣捕獲羣盜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胡世寧知其冤送大理覆審璋曰第一藏獲於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蘇之況置十二人於死地乎獄雖成詎得不辯乃駁同世寧書曰君先得我心者也遂為奏釋一日與世寧議罪不合各奏闕下廷議卒是璋言且行中外服

令、未幾世寧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世寧剛氣人也、與璋若不合而卒敬服之如此無何而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决獄忤 上意、相繼罷去、 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璋應命、起爲刑部左侍郎、適南京太廟災、 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内外守臣、特勑璋偕錦衣給事往勘、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 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璋曰、事在弗欺、禍福非所計也、 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有上官以弄法杖死下吏、繫法司獄、執政欲貸之、璋語司寇

聶賢曰牧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忤執政意遂借賢致仕歸瑄爲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不直者輒質之衆中而人亦不怨自處清介與俗寡合未嘗一至身要路居官尤堅苦節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宴如也自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種藝以詩酒自娛樂卒年七十有二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陳霆德清人登弘治壬戌康海榜進士第授給事中擢

直敢言以忤逆瑾逮獄謫判六安瑾誅復起歷遷山西
提學僉事以師道自任士習丕變致政歸雅好詩文著
水集百餘卷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長樂令愛民禮
士百廢俱興遷監察御史逆瑾用事疏劾之併擊谷大
用馬永成等八黨瑾怒遂摭小過杖之朝堂落籍歸瑾
誅詔復原職御史周倫等交章論謝遷劉大夏王渙等
去不以禮將復大用有旨被渙劾者當柄沮之遂不起

力耕課子優游林下與鄉人結社坦夷和易人稱厚德
所著有鳴琹稿西臺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鎰

章鎰字元益鄞人登成化丙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時番僧黄曉得幸王公貴戚皆膜拜受戒鎰極言曉以夷教亂風俗乞正典刑以清朝廷疏入即收曉誅之直聲振天下陞本科都給事中論列剴切權勢歛迹尋以劾奏戚寧伯王鉞忤旨奪官歸以詩自娛有藁行稿藏於家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楊守隨字維貞禮部尚書守陳之從弟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之例曰凡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由内陞守隨抗疏言曰是例行是塞公道而右豪貴也臣愚以爲必不可已又劾奏奸僧繼曉妖術罔上之罪直聲動朝野遂按江西獨持風力有李孜省者彼人也變幻爲奸暴於鄉里舉按其罪當之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惑上遂得近幸守隨以江西憂歸比服闋赴京而孜省已

為太常寺丞矣。即劾奏孜省以贓得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孜省為上林苑監。已而吏部連擬改官。俱為孜省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時孜省益貴用事。嘗被密旨得察百官賢否書小簡以所賜銀圖書封進。欲中守隨而無其因。時以例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何不黜。吏部對以廉能正直是不宜黜。又詰守隨先以憂去。何得懸缺以待。又對以補而復缺非懸缺也。乃竟誣為添註。斥守南京。孜省誅陞應天府尹。而守備蔣琮以宿憾復傾之。請廣西布政司

參政、七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進南京操江都御史、
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歷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掌
寺事、會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以充內庭別用、尚書
韓文率九卿廷諍、以爲不可、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
伏闕、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於此者、能言之乎、
文問何事、對曰、八虎擅權、相扇爲惡、背公罔上、恣行不
軌、此其最大者、文遂與守隨及張敷華定計、令郎中李
夢陽疏瑾輩之惡、會衆伏闕、已而中旨遣慰各官、瑾沿
事守隨等言之益力、時大學士謝遷又從臾使竟其說、

遂得俞旨而退越三日命瑾司禮監簽書管事而張永谷大用羅祥魏彬馬永成丘聚俱各竟樞要以爲不復在左右親倖矣守隨曰使此輩操權握要其害乃甚於左右親倖也持太阿之柄而授於寇手禍將若何復獨具一疏反覆論諸豎奸罪狀而斥瑾尤甚謂不磔於市不足以清朝廷不報未幾勒韓文致仕以言官論救并削籍禁錮終身而閣老劉健謝遷相繼罷免言官死於鞭械及謫戍者接踵衆始洶洶危矣瑾乃日遣偵者廉守隨短竟不可得守隨復陳正君德修治化殛奸邪明

法度諸事大要惟欲逐瑾等、以端政本、瑾黨之入骨、竟寢不下、忽歲除朝退傳旨、令張敷華與守隨致仕、衆論騰沸、而劫於威嚴、迄不敢復言、瑾復令偵者沿途察之、欲中以奇禍、而守隨檢飭益嚴、僦車募舟一不煩於官、已而瑾復矯詔指守隨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與郎中李夢陽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為朋黨、頒示天下、瑾猶銜守隨不已、乃文致舊事、罰米千石輸邊、復矯詔奪官追徵出身以來誥敕、瑾伏誅、詔復原官致仕、還所奪誥敕、年八十五卒、贈太

子少保謚康簡、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爌

王爌字存約、台之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変精[illegible]、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爌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祫、駕幸北闈、當事者、謀取遲旨、快私臆、

爌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爌疏皆人畏縮不敢言
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擢廣信府同知嘉
靖改元復刑科給事中歷遷應天府尹革繁役裁供億
節浮飲籍丁錢冗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
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蠲流亡議料田出賦均貧
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
而爌之頌聲遂滿輦下陞南京刑部侍郎母憂服闋補
原職士豪王冠家僮數百人恣購初生嬰兒剉粉爲延
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畿民稱

快擢南京右都御史轉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

儀曰中人行禮柰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

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屈坐廣獨據

正席且贊惟一辭言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廣仕餘三

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

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決大

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録傳之金陵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 四世祖仕成附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中以鄉試第一人登進士歷

選入中秘，尋改給事中。武宗時，諸閹擅政，事多內畫，諸駁抗疏，請無所避。逆瑾專恣尤甚，權侔人主，諸奏斥之。瑾怒，日伺諸無所得，乃羅他事，矯詔杖諸與劉大夏、潘藩同戍肅州。瑾誅，放還。嘉靖改元，詔采舊臣，乃復起，歷官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會夷變，諸盡心撫勦，兩廣以平。尋召入本兵，乞歸卒，贈兵部尚書，諡莊敏。諸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間，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持歸，藏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中金，走白太守，太守曰：金

無知者、罔物也盡取諸成圖謝、會飢悉散以賑鄉人、鄉是人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而陶氏替矣至今人以為皆成德所種云、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 兄景明附

張景暘字廷和、山陰人、成化中進士拜監察御史當武宗駕留宣大首率同臺諸御史疏請回鑾忤旨廷杖又劾江彬許泰冒封伯爵非制人多其敢言竟以是為權要所忌出知潮州尋罷歸、卒、兄景明字廷光第進士、以經術選充興府長史事 獻帝於藩邸忠慎不渝嘗

敷陳六事帝悅命揭諸官門世宗入嗣大統以輔導功召赴京將大用會病卒特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錄其二子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韓好問字大經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寺正出知淮安府馭吏以法愛民以仁淮民至今稱之陞陝西左叅攻歷江西四川廣東三藩左右布政使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蔓延莫能制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特遣中涓駐饒之

廣德燒造供御諸窯器上疏力言小民凋敝之狀可[illegible]
先王恭儉之節當師　上爲感動下詔中止性素尤直
不肯與時浮沉每爲當路者掣肘遂抗章請老未幾起
巡撫河南冉辭不許遂建牙中土諸大小屬吏欽其風
采教令所布不威而肅時詔取中州樂工之有名者赴
籍内教坊供御上疏極諫至引唐明皇航樂聲色致動
漁陽鼙鼓一時梨園子弟流落人間至今讀凝碧之詩
猶以爲戒言極剴切　上爲色變已而歎曰韓某愛我
當時謂韓公言事有囘天之力尋陞南京大理寺卿韓

刑部左侍郎逆閹劉瑾惡不適欵陞刑部尚書勒令致仕欲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歸則日與耆舊觴咏自適好問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妄居逼城市而軒蓋未嘗輕入公府然郡邑大夫以國典民隱就質者則罄谷忘倦性善飲雖極醉而容色彌溫與人交敬而有禮平生無狎友亦無面友恭儉清慎始終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鎮服鄉閭者蓋三十年卒年八十九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虞守隨字惟貞義烏人幼穎異好學年十三補邑博弟子員以文雄督學使者一見奇之每行部校士令與偕又輒居首歎曰何物小秀才而冠一郡士也執贄受業者屨戶常滿以甲戌進士特旨授四川道監察御史遇事慷慨吐所欲言不避忌諱首疏金華大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不宜止屬鄉賢而不與從祀之列宋濂輔翼皇猷宜賜之謚而王禕死節不屆當蔭其子孫頃之武帝南巡還京有旨百官大帽曳撒郊迎衆皆奉旨守隨獨抗言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有禮義之風衣冠

文物之美也忽此不務非所以爲中國弊甚剴切上
嘉納之是時　上未有子儲位久虛宸濠覬覦謀爲大
逆守隨憂之奏言人君即位必建儲貳宜倣宋真宗故
事於宮中立學取宗室中子弟沖年謹厚者置於內學
觀其德業進退可屬大寶者權命之以安中外之心不
報已而奉勅印馬燕齊河洛諸道并追備用馬匹先是
流賊亂馬政廢百姓苦之守隨條陳六事一曰寬缺馬
之地以甦民困二曰減管馬之官以省民財三曰時僉
審以均馬戶四曰定冊籍以編馬政五曰恤養馬之衛

六日均買馬之銀　上悉如議頒行故吏無侵漁民不騷擾當逆藩之變而馬匹取辦倉卒不至缺乏者守隨之力居多坐讒謫州倅未幾勒罷　世宗自藩邸繼統惓惓以典獻園陵爲念議者盈庭幾於築室守隨上皇陵正議以折之援引經傳而參之周公孔孟唐宋名儒反覆數千言極其辨晰　上悅特肯召用尋以疾卒不果年僅四十有七守隨爲文出自性靈而根於理要最長詩賦尤工行草一詩一札獲者若拱璧然詩文多散逸惟芝岩雜稿皇陵正議藏於家

吏科給事中劉克敬旋

劉旋字克敬慈谿人第進士除南京戶科給事中轉北京吏科時北虜猖獗條陳方略誠中將宜攢刺各營首牧俱有分地以權貴侵奪言宜奉勅全復業　中宮皇莊不可問因抗疏奏曰陛下天下主　母后字天下之奉何必私牧地頃畝之入而後給哉詔悉與民在科九年屢上疏論事剴切已而出參廣藩討平賴孟劉之閩人多其績性好學雖簿書鞅掌未嘗釋卷所著有西巖小稿東湖十詠慈谿志稾共若干卷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詩 兄奎附

屠詩字文治平湖人父熙爲太平同知僅以一俸自贍郎宜知僧舍詩第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嘗武漸南巡上疏請回鑾以光 聖德不報尋復疏止典作令歲皝祭 聖學重經筵指國家大體出按廣右遷歲旱饑而從寇乘危倡亂民多駭散詩設法羅運且督價招商禁糴米船民賴不飢雖寇與其總政輩心解甲百粤悉平事聞 特加勑諭有白金文綺之賜陞俸一級時稱爲真御史補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即乞身歸

囊橐蕭然無一長物雅好詩書老而彌篤足不履郡城者三十六年兄奎亦爲御史巡視江右累疏宸濠不軌有直聲官終江西參議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從陽明先生講明良知之旨尊藩逆忤遠上江防三策復疏諫南巡不報遂乞疾歸歷工部郎中不起　世宗登極補南刑部郎中會大禮議起朝紳羣咻之而宗明與一二人者論合至累承何淵復請入太廟

宗明即疏陳不可遂出守吉安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宸濠遣壁朱祥阻隘嘯衆白晝據肩輿劫城市官吏不敢問宗明潜發兵布賊舍傍至除日滕郡僚托他事至其所一鼓而縛祥父子其徒無一人得脫者人皆奇之歷陞光祿寺卿即籍光祿經費冗乞防奢止欲正德養身定經制懲貪饕　上納之著為令又應詔言四事曰求才勵志定計責任皆切時弊陞兵部右侍郎鎬修揚名以忤權貴下獄時大禮大獄之後漸生黨議宗明上疏言揚名罪不罪宜有定法然罪一揚名而

必求主使之人延及善人將盡於一網其關國家元氣不小乞寛名罪無窮其事遂并得罪出參政閣藩乃召補禮部會　莊肅皇后崩廷議欲從殺禮宗明力爭之遼陽廣寧軍變時議姑息復抗論乞斬渠魁以昭國法議者韙之轉左侍郎未幾卒宗明為人溫厚寧靜諒直不阿風節昭著以是頗與貴勢不相能竟挺挺無所屈其應變成務沉機默運確有定力人以為心學之驗云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杰附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異絕倫少授家學輒奮勵讀

習朝夕不懈稍長即沉酣六經鉤稽百氏諸生中最稱博雅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過於諸生時爲文根柢理要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即伸紙濡毫頃刻千萬言氣洶洶不斷以文雄同館中同館士亦引以爲不可及壬午授翰林院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時年僅三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柏素豪邁尚氣節初甚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疏貴

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其懽心家貧屢空晏如也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以治行稱旣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廣東左叅政張德珍懷

張懷字德珍幼穎異勤學强記日誦數千言過目輒不忘正德丙子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諫　武宗皇帝南巡跪門五日杖三十濵死奪俸六月　世宗入繼大統錄遺忠以勵人心

得進階加俸不色喜尋陞精膳員外郎懷感激知遇發舒意氣益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未幾議大禮建室上疏力諍奪俸一月又議改稱皇考聖母與廷臣同議者伏哭闕下廷杖三十幾瀕死不色愠第慨然歎曰一死何足惜但至誠無以格君使 聖天子有過舉為可恨耳出為江西左叅議陞廣東左叅政清慎剛正執法不撓節俗愛民孜孜職業三年報政赴部援例擢已坐江西建昌知州夏良勝知府鄭源浼刊刻勝書并毀大禮為部民所訐謫建寧任叅議懐付刻此書復同廣東叅議

御史吳麟問擬銓東不嚴贖米還職而都御史汪鋐奇宰相旨覆叅阿附竟奪職歸角巾私第怡然著書以自適三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士兩臺交薦堅卧不起尋奉詔准致仕懍居官常俸之外一毫不取兩叩天閽瀕死愈厲侃侃剛正之性乃受誣阿附不竟所施士大夫多惜之卒年七十有六